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

且說紫髯伯聽和尚之言，答道：「這卻無妨。他決不肯回來了，只管收起來吧。——我且問你，聞得此處有個小丹村，離此多遠？」慧海道：「不過三四里之遙。」北俠道：「那裡有鄉紳富戶以及庵觀娼妓無有呢？」和尚道：「有庵觀，並無娼妓。那裡不過是個莊村，並無鎮店。若論鄉紳，卻有個勾鄉宦，因告終養在家，極其孝母，家道殷實。因為老母吃齋念佛，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，畫棟雕樑，壯觀之甚。慢說別的，就只他那寶珠燈，便是無價之寶。上面用珍珠攢成纏絡，排穗俱有寶石鑲嵌。不用說點起來照徹明亮，就是平空看去也是金碧交輝，耀人二目。那勾員外只要討老母的喜歡，自己好善樂施，連我們廟裡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資佈施的。」北俠聽了，便對龍濤道：「聽師傅之言卻有可疑。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聽一番，看是如何？」馮七領命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龍濤便到廚房收拾飯食。北俠與和尚閒談。忽見外面進來一人，軍官打扮，金黃面皮，細條身子，另有一番英雄氣概，別具一番豪傑精神。和尚連忙站起相迎。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，道：「足下莫非歐陽兄麼？」北俠道：「小弟歐陽春。尊兄貴姓？」那軍官道：「小弟韓彰，久仰仁兄，恨不一見，今日幸會。仁兄幾時到此？」北俠道：「弟來三日了。」韓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龍頭領與馮七他二人也早到了。」北俠道：「龍頭領來在小弟之先，馮七是昨日才來。」韓道：「弟因有小恙，多將養了幾日，故爾來遲，叫吾兄在此耐等，多多有罪。」說著話，彼此就座。卻見龍濤從後面出來，見了韓爺，便問：「四爺如何不來？」韓爺道：「隨後也就到了。因他道士打扮，故在後走，不便同行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夜星子笑吟吟回來，見了韓彰，道：「二員外來了麼。來的正好，此事必須大家商議。」北俠問道：「你打聽的如何？」馮七道：「歐陽爺料事如神。小人到了那裡細細探聽，原來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。不知如何被人拿住，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，他又逃脫走了。早間勾鄉宦業已呈報到官，還未出簽緝捕呢。」大家聽了，測摸不出，只得等蔣爺來再做道理。

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？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鄧車，猛然想起鄧車生辰已近，素手前去，難以相見。早已聞得小丹村勾鄉宦家有寶珠燈，價值連城。莫若盜了此燈，獻與鄧車，一來祝壽，二來自覺有些光彩。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。他那裡知道此燈有許多的蹊蹺。

二更離了河神廟，一直奔到小丹村，以為馬到成功，伸手就可拿來。誰知到了佛樓之上，見寶燈高懸，內注清油，明晃晃如白晝。卻有一根鎖鏈，上邊標上有環，穿過去，將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腿下。細細端詳，須將香爐挪開，方能提住鎖鏈，繫下室燈。他便挽袖掖衣，來至供桌之前，舒開雙手，攥住爐耳，運動氣力往上一舉。只聽吱的一聲，這鼎爐竟跑進佛龕去了。爐下桌子上卻露出一個窟窿。繫寶燈的鏈子也跑上房椽去了。花蝶暗說：「奇怪！」正在發呆，從桌上窟窿之內探出兩把撓鉤，周周正正將兩膀扣住。花蝶一見不由的著急，兩膀才得掙扎。又聽下面「吱」「吱」「吱」「吱」連聲響亮，覺的撓鉤約有千斤沉重，往下一勒，花蝶再也不能支持，兩手一鬆，把兩膀扣了個結實。他此時是手兒扶著，脖子伸著，嘴兒拱著，身兒探著，腰兒哈著，臀兒壓著，頭上蝴蝶兒顫著，腿兒躬著，腳後跟兒蹺著，膝蓋兒合著，眼兒是擷著，真是福相樣兒！

誰知花蝶心中正在著急，只聽下面「嘩啷」「嘩啷」鈴鐺亂響，早有人嚷道：「佛樓上有了賊了！」從胡梯上來了五六個人，手提繩索，先把花蝶攔住。然後主管拿著鑰匙，從佛桌旁邊再入簾，「吱啞」「吱啞」一擰，隨擰隨鬆，將撓鉤解下，七手八腳，把花蝶捆住了，推擁下樓。主管吩咐道：「夜已深了，明早再回員外吧。你等拿賊有功，俱各有賞。方才是誰的更班兒？」卻見二人說道：「是我們倆的。」主管一看，是汪明吳升，便道：「很好。就把此賊押在你們更樓之上，好好看守。明早我單回員外，加倍賞你們兩個。」又吩咐幫拿之人道：「你們一同送到更樓，仍按次序走更巡邏，務要小心。」眾人答應，俱奔東北更樓上安置妥當，各自接撥走更去了。

原來勾鄉宦莊院極大，四角俱有更樓。每樓上更夫四名，輪流巡更，週而復始。如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，免其坐更，叫他二人看賊。他二人興興頭頭，喜歡無限，看著花蝶道：「看他年輕輕的，什麼幹不得，偏要做賊。——還要偷寶燈。那個燈也是你偷的？為那個燈，我們員外費了多少心機，好容易安上消息。你就想偷去咧！」正在說話，忽聽下面叫道：「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。」吳升道：「這必是先賞咱們點酒兒吃食。好兄弟，你辛辛苦苦去一趟吧。」汪明道：「我去。你好生看著。」他回身便下樓去了。吳升在上面，忽聽「撲通」一聲，便問道：「怎麼咧？栽倒咧。沒喝就醉。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卻見上來一人，凹面金腮，穿著一身皂衣，手持鋼刀。吳升才要嚷，只聽「咕啾」，頭已落地。那人忽的一聲，跳上炕來，道：「朋友，俺乃病太歲張華，奉了鄧大哥之命，原為珠燈而來。不想你已入圈套，待俺來救你。」說罷，挑開繩索，將花蝶背在身上，逃往鄧家堡鄧車那裡去了。

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，見更樓下面躺著一人，執燈一照，卻是汪明，被人殺死。這一驚非小，連忙報與主管，前來看視。便問：「吳升呢？」更夫說：「想是在更樓上面呢。」一疊連聲喚道：「吳升，吳升！」那裡有人答應。大家說：「且上去看看。」一看——罷咧！見吳升真是無生了，頭在一處，下在一處，炕上挑的繩索不少，賊已不知去向。主管看了這番光景，也著了慌，也顧不的夜深了，連忙報與員外去了。員外聞聽，急起來看，又細問了一番，方知道已先在佛樓上拿住一賊，因夜深未敢稟報。員外痛加申飭，言此事焉得不報。縱然不服，也該派人四下搜尋一回，更樓上多添人看守，不當如此粗心誤事。主管後悔無及，惟有伏首認罪而已。

勾鄉宦無奈，只得據實稟報：如何拿獲寶邊有蝴蝶的大盜，如何派人看守，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脫的情節，一一寫明，報到縣內。此事一吵嚷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因此馮七來到小丹村，容容易易把此事打聽回來。

大家聽了，說：「等四爺蔣平來時，再做道理。」果然是日晚間，蔣爺趕到。大家彼此相見了，就把花蝶之事述說一番。蔣澤長道：「水從源流樹從根。這廝既然有投鄧車之說，還須上鄧家堡去找尋。誰叫小弟來遲，明日小弟就到鄧家堡探訪一番。可有一層，如若掌燈時小弟不回來，說不得眾位哥哥們辛辛苦苦，趕到鄧家堡方妥。」眾人俱各應允。飲酒敘話，吃畢晚飯，大家安息，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蔣平仍是道家打扮，提了算命招子，拿上漁鼓簡板，竟奔鄧家堡而來。誰知這日正是鄧車生日。蔣爺來到門前，踱來踱去，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，卻是病太歲張華，因昨夜救了花蝶，聽花蝶說，近來霸王莊馬強與襄陽王交好，極其親密，意欲邀同鄧車前去。鄧車聽了滿心歡喜，就叫花沖寫了一封書信，特差張華前去投遞。不想花蝶也送出來，一眼瞧見蔣平，兜的心內一動，便道：「鄧大哥，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」鄧車即吩咐家人，把那道者帶進來。蔣爺便跟定家丁進了門，見廳上鄧車花沖二人上坐。花沖不等鄧車吩咐，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帶來。鄧車不知何意。

少時，蔣爺步上臺階，進入屋內，放下招子漁鼓板兒，從從容容的稽首，道：「小道有禮了。不知施主喚進小道，有何吩咐？」花沖說：「我且問你，你姓什麼？」蔣平道：「小道姓張。」花沖說：「你是自小兒出家，還是半路兒呢？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，要訪什麼事呢？要實實說來。快講，快講！」鄧車在旁聽了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「賢弟，你此問卻是為何？」花沖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。只因在鐵嶺觀小弟被人暗算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後來在月光之下，雖然看不真切，見他身材瘦小，腳步靈便，與這道士頗頗相仿。故此小弟倒要盤問盤問他。」說畢，回頭對蔣平道：「你到底說呀，為何遲疑呢？」

蔣爺見花蝶說出真病，暗道：「小子真好眼力，果然不錯，倒要留神。」方說道：「二位施主攀說，小道如何敢插言說話呢。小道原因家寒，毫無養贍，實實半路出家，仗著算命弄幾個錢吃飯。」花蝶道：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蔣爺假意笑道：「小道剛到寶莊，如何認得施主？」花沖冷笑道：「俺的性命險些兒被你暗算，你還說不認得呢。大約束手問你，你也不應。」站起身走進屋內，不多時手內提著一把枯藤鞭子來，湊到蔣平身邊，道：「你敢不說實話麼？」

蔣爺知他必要拷打，暗道：「小子，你這皮鞭，諒也打不動四大爺。瞧不的你四爺一身乾肉，你覷面來試，夠你小子啃個酒兒的。」這正是藝高人膽大。蔣爺竟不慌不忙的，答道：「實是半路出家的，何必施主追問呢？」花冲聽了，不由氣往上冲，將手一揚，「刷」「刷」「刷」「刷」就是幾下子。蔣四爺故意的「哎喲」道：「施主，這是為何？平空把小道叫進宅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就把小道亂打起來。我乃出家之人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哎喲！哎喲！這是從那裡說起？」鄧車在旁看不過眼，向前攔住道：「賢弟，不可，不可！」

不知鄧車說出什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